

咳嗽

夜,像一口倒扣的锅。
父亲牵着我,在锅里行走。
从不抽烟的父亲,他双手拢着,挡住风,抖抖地点起了一支烟。

伸手不见五指,我也不敢松开父亲的手。明明暗暗的烟头,是夜空下惟一的星星。

劣质的烟味,随风四散。

父亲在咳嗽。

深深吸一口烟,星光闪耀一次,父亲就咳嗽一次,大声地咳嗽,故作夸张地咳嗽。

父亲的咳嗽很勇猛,胸膛像炮膛,在半空中炸响。我坚信,足以吓阻蠢蠢欲动的山兽不敢出洞。

路经荒坟、水塘、黑松林,父亲的咳嗽格外响亮,似乎带着血。父亲挺着胸,吸一口烟,响彻行云地咳嗽一声。我迈着在村小操场上军鼓队的步子快速跟进。我听见水蛇扭着腰窸窸窣窣逃走,在脑门飞舞的蚊虫乱了翅膀。

进了亮着油灯的家,父亲松开我的手,坐到竹椅上,椅子瘫痪了。

我的手心汪着父亲的汗水。

蛇皮袋

在田埂上、在赶集的路上,又矮又瘦的爷爷,总是背着一只鼓鼓的蛇皮袋,里面装着南瓜花生玉米,也装过晒干的牛粪。

蛇皮袋趴在他身上,像他的驼背,长在他身上。

我刚学会走路,就跟在爷爷身后。爷爷不背我,只背蛇皮袋,爷爷不牵我,两只手死命攥住蛇皮袋,即使我跌倒了,号啕大哭,爷爷也不会放下蛇皮袋。

蛇皮袋里,装着一家老小的生活。

蛇皮袋,初看真像蛇蜕下的皮。

看得久了,蛇皮袋分明是一条蛇,死死缠着爷爷,直缠得他头发越来越白,腰杆越来越弯,呼吸越来越急促,步子越来越缓慢。

每年清明节,我都用蛇皮袋,装满黄裱纸,送给天堂里的爷爷。

丝瓜

或许是几根鸡毛,或许是一片蒜片,一堵篱笆墙,母亲加高了一截,邻家堂婶又加高了一截。

长高了两截的篱笆墙,把天空也隔开了两截。

沿着墙根,母亲栽了丝瓜秧。

这个绿茵茵的灵童,见风就长,见墙就蹿,一蹿老高,边蹿边开着碎银似的白花,一夜初夏的雨水后,满墙缀满银币。

有几朵花骑在墙头开,却望着母亲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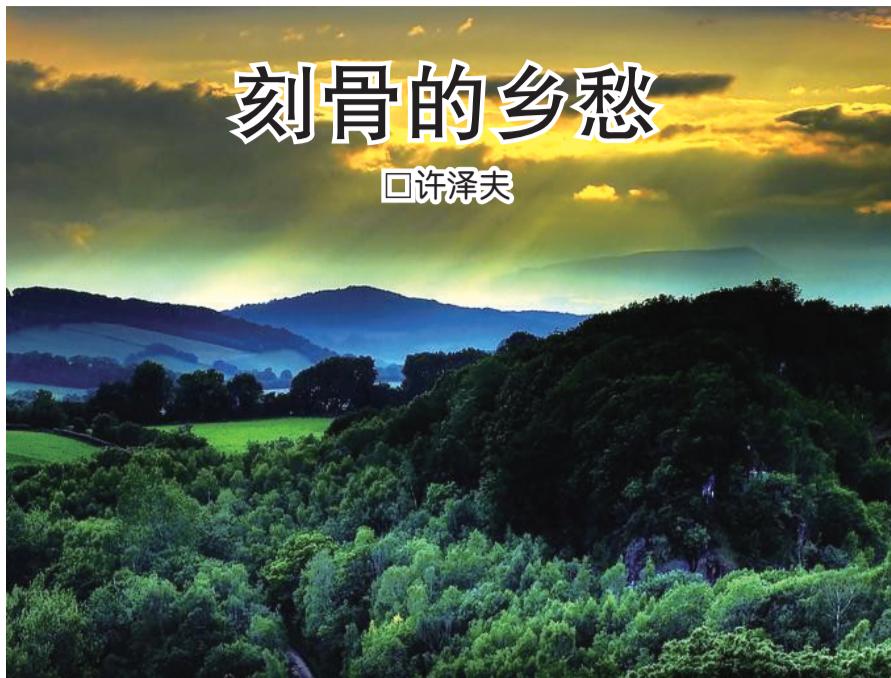
母亲明白她的心思,挥挥手,算是默许了。

那几朵花乐呵呵地跳向堂婶的院子。

母亲继续施肥、除草,她弯下腰时,清爽的风从她的领口往她怀里钻。

墙上的小丝瓜,在风中荡来荡去,母亲怜爱地逐一抚摸。

邻家堂婶挎一篮鸡蛋,拉着堂弟,羞



答答地猫进门:

“谢谢俺姐,你家的丝瓜,俺儿可爱吃啦!”

堂弟的小名叫牛儿。

“牛儿说,他虎哥喜欢吃鸡蛋。”

虎哥是我的小名。

母亲和堂婶亲似姐妹地拉起了家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仿佛一切都是浮云。

墙内的丝瓜和墙外的丝瓜比赛似的荡起秋千,再高的墙,也高不过天空。

牛头骨

陪伴我走完童年,一头牛,完成了它的使命,在我无望的哭泣中,被饥饿的村庄瞬间吞没。

只剩一架牛头骨了,弃之荒郊野外,我经常放牧它的地方。

我抱回了它,紧紧抱在怀里。

可我不知怎样安放它。

它面目全非了,不,它失去了慈眉善目,连一根毛发也不存,像从古人类遗址发掘出来。

我依然感受到它温热的鼻息,依然感到一根长长的舌头舔干我满脸的泪水和灰尘。

把它祭在一块岩石上,整座马龙山是它的身子。

马龙山

老家屋前的山叫马龙山,我在山上放了10年牛,砍了10年柴。

第一次出远门,是到县城读师范,全村人拥到村口,目送我。

送我的还有马龙山。

它逶迤而来,悄悄为我送行。有时我以为它到此为止了,但一会儿站出一岗松树,一会儿又冒出一岭野花,时断时续,却从不诀别,清纯的山风也一路相送。

直到进了小城的边界,马龙山才依依不舍停止了脚步。

每天我都能与马龙山深情凝视。

每天我都能闻到漾着山花的马龙

山风。

每天我都能看到在马龙山上砍柴放羊的老母亲。

蒲公英

你举一柄小伞,站在秋风里,等谁呢?我就站在你的对面,你浑然不知,也

许熟视无睹。

等来的是一阵冷似一阵的深秋。

你固执地等待。

我在执著地守护。

可能是秋天的最后一阵风,也可能是

冬天的第一场风,把你吹得七零八散了。

我箭步上前,撑起手中的伞。

冲着家的方向,我长跪不起

岁月无情,母亲岁数越来越大了。

眼更花了,座机上的数字看不清了。

耳更聋了,电话铃声听不见了。

手脚更不灵便了,再不能挪到村口

眺望了。

但神奇的是,无论我走到哪里:大洋的彼岸、开放的城市、闭塞的乡村……母亲都能准确地掀开梦帘,坐到我身边。

每次醒来,我都冲着家的方向,长跪不起。

下雨天

一片阴云飘来,我心惊胆跳。

一阵闷雷在天穹碾过,我惊恐万状。

一道闪电在头顶炸开,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身心。

我诅咒雨天,诅咒每一滴雨珠。

哪怕江南水乡瞬间变成罗布泊。

哪怕坝上草原一夜复原戈壁滩。

我恐惧雨天,恐怖每一滴雨珠。

下雨天

一片阴云飘来,我心惊胆跳。

一阵闷雷在天穹碾过,我惊恐万状。

一道闪电在头顶炸开,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身心。

我诅咒雨天,诅咒每一滴雨珠。

哪怕江南水乡瞬间变成罗布泊。

哪怕坝上草原一夜复原戈壁滩。

我恐惧雨天,恐怖每一滴雨珠。

因为下雨天,母亲的肩周炎就会犯,痛得死去活来。那是她给我哺乳时落下的。

那是我枕着她的胳膊入睡造成的。

母亲的肩周炎,连在我的心脏,要痛一起痛。

出殡

我读大二那年暑假,参加表婶的葬礼。

出了五服的表婶,被绝症熬成了一张薄纸。临闭眼前,仍牢牢抓住18岁表妹的手。才在矿难中失去父亲的表妹,泪水流成河,也阻不住索命的小鬼。

一副薄棺,装殓了表婶,置于两条长长的木凳上。

四条壮汉,抬起了棺木,村中长辈踢倒了长凳。

在到达造好的墓穴之前,棺木不可以触到地面,否则,死者的灵魂得不到安息。

刚出村头,棺木突然变得沉重,抬棺的汉子,直不起腰,挪不开步。

长者大喊表婶的名字:“二丫头,你的地大伙帮你耕!”

众人回应:“俺们帮你耕!”

长者再喊:“二丫头,你的娃大伙帮你养!”

众人回应:“俺们帮你养!”

棺木仍旧如山,直往地上坠落,汉子们吃不消了。

长者拍打棺盖,“二丫头,可有啥牵挂?”

表妹恸哭:“娘啊,你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自己。”

壮汉膝盖发软了。

村民惊慌,惟恐一个失落的冤魂在村中游荡。

我血一热,跪在棺材前头,叩下三个响头,“婶,你别担心了,我照顾妹妹一辈子。”

骤然间,棺木轻飘如絮。村人松了一口气,唢呐响器吹吹打打,送上山去。

爷爷有话要说

爷爷一生都住着茅屋。茅草是从后山砍的,土墙是就地取材垒的,风随便进,雨,选日子进。

爷爷做梦都想住水泥砌的房子,风雨不动安如山。

人土为安,爷爷也没圆满。

近些年日子滋润了,在他的某一个忌日,儿孙们为他建了一座房子,水泥砌的。

清明节,在爷爷的房前,献上贡品,爷爷最喜欢的白酒和香烟,一长溜的儿孙,为他叩头请安。

抬起头时,我发现水泥砌的房顶上,竟长出了一朵鹅黄色的小花。

我明白了,爷爷有话要说……

王有康 店约写

“要让一种动物有它生动的表情”

木桶的火还在打着火星

春雷在屋檐上唾液三尺

三月三

我们如期相遇

跳跃

“我们的意义就是用自然濯洗自然”

像他们的歌

清脆,豪情满怀

赏心悦目的,

必须交给这场春雨

在东兰,你就这样淡定

不用去改变着一座山的气质

身体一定是释放着辽阔的光

可能是忘记山的回应

闪电,“比时间更耀眼”

“跋涉”受雇于壮牛

踩着土地,铿锵有力

所有的开心与不悦,从灰烬里拾了出来

火或者蝎子

安顿了江山

一场生动的描述就这样开始

晨露

不能不说你比朝霞要更贴近生活

那些敢于起早的人,那些敢于生活的人

都会在手势树里开始起航

静如处子,汹涌而来的涛声也会肃立无语
看来任何一种凶残都有克星

盖过山崖的哨音一直

喋喋不休

比起炊烟,你更富有人情味

张手即来,透彻,澄明

如街头的灯

风中起合,重构

一手抱着月亮

一手托起太阳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

对于汾西,我好像是熟悉的,因为我在我的简历里无数次地写过它。可我却是第一次走近它,走近它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它是这么陌生。想象它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很小的点,我觉得我与它无限接近。甚至当我说出我也是汾西矿务局的一名子弟时,我都有些恍惚。可是事实是这样,我父亲是汾西矿务局的一名职工,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就是汾西矿务局的一名职工了,所以我父亲的这个身份应该说年代久远,它久过我的年龄。可是父亲作为一个矿工的身份,我们却是疏离的,除了每月邮局寄来的汇款单,在我的记忆里,一直觉得父亲的这个身份只具有一个字面的意义